



21th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年卷
ERSHIYISHIJI WENXUEZHIXING CONGSHU

(中短篇小说集) 21世纪文学之星™

窗口的男人

柳 营 ■ 著

作家出版社

21th “21世纪文学之星”
ERSHIYISHIJI WENXUEZHIXING CONGSHU

(中短篇小说集) 21世纪文学之星™

窗口的男人

柳 营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口的男人/柳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7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04 年卷)

ISBN 7-5063-2987-5

I. 窗… II. 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246 号

窗口的男人

作者: 柳 营

责任编辑: 王 元

特约编辑: 朱晓岭

装帧设计: 每天出发坊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8.5

插页: 3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987-5

定价: 1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集。本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年龄在 40 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尚未出版过文学专著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均可列入备选范围。本丛书已出版六卷，1994、1995、1996、1997 - 1998、1999 - 2000、2002 年卷已分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卷为 2004 年卷。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张 镠 崔道怡

副主任 高洪波 张胜友 张守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镠 张守仁 张胜友 杨匡满 杨志广

李敬泽 林 莽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胜友

副主任 施天枝

委 员 张胜友 施天枝 王 元 朱晓岭

作者简介

柳营 原名杨利红，1974 年生于浙江龙游。自 2002 年开始在《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大家》、《钟山》、《作家》、《山花》、《江南》等刊物发表小说四十余万字。有小说被各种选刊和选本选载。中篇小说《阁楼》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曾获 2003 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现为浙江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

总 序

阳光叙事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 年卷终审纪实

张 锲 崔道怡

—

2004 年 3 月 17 日，北京大风降温，我们重新穿起冬装，聚会于八达岭外、长城脚下的阳光假日酒店。

我们不是来“度假”的。我们暂且搁置各自繁忙的工作来到这里，是为了避开各种可能缠身的干扰，专心致志，最后完成“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4 年卷的审定——这件事情，在十年前，就被称为文学界中一项阳光灿烂的“希望工程”。

我们不是来“品酒”的。我们夜以继日地阅读书稿，锱铢必较地权衡分寸，是为了精察明鉴，选优拔萃，以便能从一批

已被看好的作品之中挑出一组更好看的篇章。——我们是来品评鉴定近两年来崭露头角的又一茬年轻文学新人的。

在我国文坛，我们的资历和身份，总体形成的权威性，声名显赫，德高望重。我们有的是，或者曾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国家级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的主编、老总，国家级日报社文艺版面的负责人，中央的或军队的文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北京名牌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博导。我们抽出相当一段时间和十分宝贵的精力，充当责任编辑，来给一般作者看稿。有人比喻，这是“用将校打冲锋”。我们堪称文坛宿将，而今甘当普通一兵。

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长者年逾古稀，少者也已不惑。有的身居要职，担当重任；有的随心所欲，退而未休。就在会间，有人因有要事被单位紧急召回，离开前在票上确认下他的抉择；有人辞谢其他文艺活动能得身心轻松的邀请，仅只关注这项工程；有人撤掉手机电池——“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本人现在只为他们服务，他们将来有可能是我国文坛的栋梁，但此刻，他们是需要我们来帮扶一把的年轻人。

我们是通过阅读来认识这些年轻人的。在酒店里，夜深人静，我们斜倚床框，手捧书稿，就着昏黄的灯光，遨游他们以文字构筑的世界。我们被吸引，被感动，或者，还不甚满意，还不以为然。对出色者，击节赞赏；对错失者，扼腕惋惜。我们的智能与品性，经验和爱好，历经沧桑，青春不老。检阅着他们的身手，我们自觉仍然矫健。这些年轻人，以其朝气蓬勃的艺术功夫，既使我们珍惜岁月的收成，又使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我们彼此是认识的，有的还是挚友。但文学之事，从无一定之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在观点上，有的却是“对

手”。于是，类似这样的争议，就成为会议的重要内容——

“这位作者技巧圆熟，但是玩得过分，有些造作，造作乃是大忌！”

“你看好的那一部，又何尝不造作呢？造作乃是当今文坛的通病！”

“这位作者的艺术感觉相当敏锐，但其视野未免狭窄了些，对于公众现实课题关注不足。”

“这也是近年创作的一股潮流，而我们编选的着眼点在具体的艺术成果，因此不可一概而论。”

“我跟某编委的看法一向很难合拍，没想到这一次对这部书的评价竟然不谋而合。我想，这是因为，这位作者写的，更加贴近生活，而且富于幽默情趣。”

这的确是很有趣的，在这一个交会点上，“宿敌”化为了“知己”。而有时议题，会扩大化为对于文坛现状总体的估计……

对出色篇什能一致肯定，对特色之作则难得认同。即便评论合拍，估价也常存在差异。这在平时，倒无所谓，而在今日，事关这些年轻人的际遇，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为求公开、公平、公正，最后全凭票选表态。而票选，也是富于幽默情趣的：会上发言，曾经几人表示赞同，落实票上，却有些人“蒸发”掉了。大概惟其如此，投票才见真情。尽管票选也有几许机缘、几成风险，但毕竟是票数体现着终审权。《章程》规定：“以无记名投票（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入选有效）方式确定出版书目。”十年来，历届终审，都是这么做的……

二

十年前，我国文学创作，继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死回生、蓬勃旺盛之后，展开了又一幅推陈出新、百舸争流的画图。但在出版日益活泛之时，勤奋耕耘文学基层的年轻作者，要想出版个人专著，却遇到了更大艰难。这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才的发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有感于此，为了文学新人能脱颖而出、顺畅成长，为了给“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坛增添新的力量”，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有关领导，决定建立一个公益性的文学作品编审机制：由各方面专家组成专门的编审委员会，请各地方从所属范围推荐 40 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的新人，通过严格审读程序，选拔其中更优秀者，为他们出第一本书。

十年间，贯彻这一扶持文学新人的宗旨，“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选，跨越世纪行进，至今举办 7 届。从 1994 到 2004，斗转星移，春风化雨，经由我们征集、评议、鉴定、推举，连续发现和扶持了 82 名文学新人，共出版了 81 部他们各自的第一本书。这一系列特邀二十多位全国一流著名专家编选、经初审复审最后投票终审认可的“第一本书”，对于作者本人来说，是一条促使他们向着更高目标突飞猛进的起跑线，是一座鼓舞他们在文学险峰不断攀登的里程碑。对于文学事业而言，以他们为代表组成的新锐力量，以他们为骨干所建构的生力军，已经成为一道闪烁当代文坛、令人刮目相看的靓丽风景。

十年来，他们中的大部分，如虎添翼，似泉喷涌，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篇又一篇为人称道的佳作，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获得好评的华章。他们中的佼佼者，更是一次又一次登上了由中

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或军事单位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军事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彪炳我国文学创作成就的各种领奖台；曾获三项大奖的红柯新作长篇小说，已经进入我国最高规格之茅盾文学奖的提名……他们以扎实而丰美的硕果，印证了我们当初的决策是有远见并有成效的，体现了这项工程在我国文学事业繁荣与发展中独特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对我们十年辛苦的回报，每忆及此，由衷欣慰。

十年后，我国文坛，山花烂漫，市场经济机制进入各方运转，年轻作者出书已经不再艰难。只要你掏得起买书号钱，只要你被某些人看上眼，只要你走对了畅销的路，有些出版社，自会找上门。但若你的路子不对，又没有票子或门子，要出第一本书，依旧并非易事。因而我们这项工程，仍然不失其为一项雪中送炭的善举。况且，经过实践检验，这项工程的价值重心已经转移。它越来越醒目地发挥着它非同一般、无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了它开拓创新、百年树人的意义。这不是常规出书，这是专家遴选、名家作序、高标准、高规格的系列丛书。相对出书易，这是很难的。编选程序如此严格——不是评奖，胜似评奖。

三

正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许多年轻作者心目中，在一些文学单位规划里，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跟获得全国性文学奖具有同等地位。有的省作协，事前郑重推荐，事后格外重视。对入选者另加奖励，并把此事列入业绩。有些作者本有条件出书，却宁肯等待参与这项富有竞争意味的测试。对入选，他们比出书更在意：这是一层跃进的阶梯，一份骄人的荣誉。

正因这样，本届编选，我们一如既往，未敢稍懈。认真审读，热烈争议，无不为自己看好的新人佳作“鸣锣开道”、“呐喊助威”。这一次共收到各方面推荐的作品有 49 部（小说 28 部，诗歌 11 部，散文 6 部，评论 4 部），历时半年审读，到 2003 年夏，计有 16 部作品（小说 11 部，诗歌 3 部，散文 2 部）被纳入终审。只因“非典”影响进程，终审会推迟到了 2004 年春。

终审会的最后议程，是举行无记名投票。3 月 19 日近午时分，票上见分晓的时刻到了。18 张选票上，计有 11 部作品得到了编审委员的确认。但在终审会后编辑过程中得知，有两部散文、一部小说的作者，已于此次票选之前有书出版，因而实际当选的“第一本书”为 8 部——

曾曦的《浪漫季节》，是十年来丛书里第一部入选的长篇小说。它的当选，原因之一在于：“它不仅反映了现实的生活和在这生活中各种人的状态，而且表现了社会进程中现代人生存选择的极大困惑和精神层面的深刻矛盾。当生活里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人们都感觉得到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被虚拟世界以一种浪漫方式展现出来时，我们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和不平静的心绪，会产生情感及其思想上的牵动。”（秦晋）

瓦当是当选作者中最年轻的，先是写诗，进入新世纪才开始小说创作。从中短篇小说集《去小姨家》可以看出，“他显然有了一定的文学准备。他的较为流利恣肆的叙述能力，他的较为自如的编织故事和刻写人物的手段，以及他对某些域外现代艺术门类与流派之技艺的了解和试练等等，使他成为初试身手便能够引起注视的一名文学新人。”（韩瑞亭）

胡性能早在 20 世纪末，就已被看作是“云贵高原新生代作家代表之一”了。他的《在温暖中入眠》，弥漫一种可称之

为“川端康成的气息：那种对凄美氛围和伤感情绪的不尽留恋，那种对畸态心理和灰暗心境的精确窥测，那种对难以启齿的隐私感觉的把握和渲染，那种对死亡之美超乎常情的关注与赞叹……在胡性能的小说里，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恍如《雪国》、《古都》、《千鹤》那般的意境。”（杨志广）

柳营是本届当选中 youngest 的女作者，她的创作历程与成熟进度，迅捷神速。2002 年才发出小说的处女作，一年之后便当选为浙江省的青年文学之星。她的书名叫做《窗口的男人》，“但实际上，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女人。那些女人们，她们深深地隐藏在自身内部。在一种秘密的冶炼过程中，她们把欲望、感性、梦想，全部淬炼成一种像羽毛一样轻、一样敏感易痛的精神现象。”（李敬泽）

江非是以其长诗《一只蚂蚁上路了》开始引人关注的，“他的写作的母题，就是自己生存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乡村——故乡平墩湖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普普通通的人们。他谦卑地面对乡土和乡亲，直接呈现自己的悲悯情怀，又在敏锐的审视中承担着一个诗人应该承担的心灵的重负。”（林莽）

陈然这部书，全部是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不甚景气的当今，他对这体裁的专注与探索，难能可贵。《幸福的轮子》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展示他们的搏击与无奈，这也是目前创作中比较稀缺的品质。“正是在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的角度和意义上，我们赞赏陈然这部集子中那些真正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缪俊杰）

子雨的《打死我也不信爱情》，“于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实际中，提炼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审美区域，并予以敏感而独特的关注。”他的审美，“始终聚焦于活生生的人物及其人生选择，在境遇与个性的碰撞中展现年轻人蓬勃的灵魂。”他的小说，“题

材是现代的，手法也现代，这使他的小说十分好读。但就其底蕴，其实弥漫着浓郁的古典情怀，明显区别于时下滔滔于文坛的所谓‘现代小说’。”（何志云）

《飘雪的阳光》是谷禾多年创作的数百首诗的选集，“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他关注及表达的世界。他关注自然与人，关注人与艺术的思考，更关注现实生活与内心的冲撞：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给他带来恍惚、晕眩，也带来了诗的灵感。”（杨匡满）

谷禾曾在第五届时以一票之差落选，此次弥补了当年的遗憾。这是历届常有之事，几经审议才得入选。而本届选票高度集中，没有再现一票之差。除去在此次终审之前已经出过书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次不存在“遗珠之憾”。

四

也许，本届落选的，下次会当选。也许，这一回没选上的，乃至这一回没能进入复审终审的，等不及或不再等下一回，另辟蹊径迈向市场，这是很有可能的。文化市场空前兴旺，百货杂陈满目琳琅，读者口味无限宽阔，何况还有炒作诱惑。尽管如此，我们自信，这一次不存在“遗珠之憾”。我们花在某些落选之作上的时间和精力，比对当选者多多。那是反复研讨、一再掂量过的，在纯文学的天平上，判断其素质品位、技艺档次、熟练程度，终究还差了些。虽然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当选者每一位的每一个成果都是“珍珠”。但在总体上，在其纯正素质和潜在能力方面，我们又敢断言，他们无不都是“珍珠”。

所以，票选结果公布之际，我们全都松了口气：劳作一年，终得圆满。这项“希望工程”，又一次为我国文学事业的

发展增添了新的希望。但把他们送上路，我们的希望也随之延伸，希望他们走得更敏捷更有力更好看，更顺利更快速更早期地攀登上更高峰。“21世纪文学之星”这一“桂冠”，饰有两件“瑰宝”，一是“21世纪”，一是“星”，时间历程和空间坐标，将成为今后检测的“硬件”性度量衡。刚才起步的这一百年，将是泱泱中华民族振兴、国运隆昌蒸蒸日上的辉煌岁月。实现几个世纪亿万民众的殷切希望，先进文化必须投注更大力量。说到底，我们就是为此而奉献的。希望这一批升空的新星，也都为此而披肝沥胆，倾注心血。

我们相信，我们的希望不致落空，他们的步伐会更强健。为此，撤离酒店之前，我们举杯相庆。前天的风业已偃息，今日阳光分外明丽。我们怀着祝贺与祝福之情踏上归程，车队穿越长城脚下崇山峻岭。宽阔的高速路旁，一行行垂杨柳，一树树山桃花，红娇绿嫩，一派春光……

这篇充作总序的报道，初稿写于3月22日，这天晚上，夜空出现天文奇观，金木水火土，五星串一线，这是三十多年才得一见的“五星联珠”。《史记》曾有记载：“冬十月，五星见于东井，汉高祖进咸阳。”古人是把“五星联珠”视为吉兆的，预示着国家的兴旺、人民的安康。国运兴隆文运昌，百年华彩谱新章。在文学夜空，迢迢河汉，灿灿群星，烁烁辉映，耿耿长明。那当中，有我们曾捧出的近百颗星，那百颗星中，有几座已形成“五星联珠”的璀璨情景。我们仰望夜空，不禁神驰遐想，我们这次捧出的这八颗星，哪一颗在今后的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间，会成为“五星联珠”最亮之星，发射出金星那样夺目的光芒……

序

随手关上橱柜的门，说吧

李敬泽

这本书名为《窗口的男人》，但实际上，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是女人。男人，他们在柳营笔下更像是一些梦魇中行动的影子，轻而模糊，没有质感没有形状。那些女人们，她们深深地隐藏在自身内部，在一种秘密的冶炼过程中，她们把欲望、感性、梦想全部淬炼成一种像羽毛一样轻、一样敏感易痛的精神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柳营的小说世界的某些基本元素。

比如距离。柳营的小说中，人和人之间总被距离所苦。空间中的参商、遥远，这是人类生活中的恒常情境，所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很多事情被空间距离所规定；空间的距离是身体的边界，也是语言的边界，惟一不能确定的是，它

是否也是心灵的边界？

古人对此有更强的信心：“脉脉不得语”，但已是千言万语，心意交融；古人总是比较单纯天真，事情在今人看来就远为复杂。

在《青藤缠身》中，语言回荡于身体的边界之间，千山万水也是千言万语，但是，这是过剩的、夸张浮华的语言，我们能够感觉到语言正像一个过度兴奋以致失态的演员。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柳营的规划还是柳营的失误，但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它证明了语言并非克服空间距离的舟楫，相反的，是语言本质性地让人们远离。

所以，柳营的小说中常有大片大片的沉默，她的人物很少对话，她对说话有一种本能的戒惧，《阁楼》里先后出现了两个男人，女主人公却既没有听也没有说，惟一和她说话的人是她的母亲，但那是完全无效的声音，双方都满足于这个声音在事物表面的滑动。

因此，由距离而来的是第二个元素：沉默。在沉默中，我们可以预期一种内心语言的生长，但柳营再度令人意外，她的小说实际上很少第一人称，她不愿意以“我”的面目出现，她宁可与“我”拉开距离，把“我”变成“她”，似乎这个距离使她感到安全。

是的，我们又回到了距离，柳营扩展了这个元素，使它由空间的变为内在的，使它成为自我内部的距离。我们看到《阁楼》里那个女人相距遥远的双重生活：阁楼和家之间，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之间，女儿的身份和女人的身份之间，在另一个作家笔下，这里很可能发展出暴烈的戏剧性，很可能引致撕裂般的冲突，很可能具有残忍、邪恶的快感，但柳营却把它处理得静水深流，好像那个女人在这重重距离中感受的不是危险和分裂，而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并不属于这个女人自

身，它是由柳营从外面精确掌握的，柳营几乎是有意让距离两端的“我”互为“她”者，她们乐于各行其道，当一个“我”受制于生活时，另一个“我”则暗自执拗地体验着自由。

关于自我和主体统一性的幻觉自弗洛伊德起就已经崩溃，我们不再认为自我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它倒更像一个衰败的帝国，在表面的统一性之下四处涌动着分裂和叛乱的力量；而柳营，她显然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她的平衡也不是出于镇静，她是惊恐的，她在设法与她的惊恐斗争。

“惊恐”，这是又一个元素，由于惊恐，她必须沉默，她尽力在外部和内部同时保持距离，同样由于惊恐，柳营的小说对身体也是不信任的，因为身体就是变乱、崩溃的一个源泉，它与语言、与心灵的关系是紧张、可疑的。

《窗口的男人》中，那种温情只有在排除身体之后、只有在遥望中才能出现；而在《一世旗袍》中，只有遮蔽于霓裳之下，身体才会驯服。这大概不是柳营最好的小说，我之不喜欢它是因为它沿袭了一种已成俗套的调子：女人和旗袍和沧桑。但是柳营的惊恐依然微妙地拓展了这个恋物癖式的主题，在小说的最后：

那些旗袍全挤在橱柜里，陈旧的，俗艳艳的，在灯下分外的刺目。

她突然间觉得有些可怕，便随手关上了橱柜的门。

——那些曾经行走而现在止息的衣服，它们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它们是自我和身体在时间中流动的证物，它们几乎实现了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它们构成了一种表象和逻辑的统一性，它一直是对惊恐的自我抚慰，但最终，惊恐还是猝不及防地袭